

# 无悔的事业 坚守的力量

黄传会



## 走进龙岩

钟怀尧

这些年，我常常回到龙岩城。小时候，父亲就常常带我进龙岩城走街串巷，一边走一边告诉我：这是毛泽东同志故居，这是朱德同志故居，那是邓子恢同志故居……那时的我，少不更事，看到的大多都是“青砖伴瓦漆”，印象更深的反倒是这些故居旁边又高又靓的楼房。小学毕业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在龙岩城里小住，每天晚上都要绘声绘色地讲1929年红军“三打龙岩城”的故事。不管我听与不听、听懂与没听懂，父亲总喜欢把这些历史故事一股脑儿讲给我。想不到，耳濡目染之下，我渐渐对龙岩这片土地越来越生出亲切感。

在我长大后，父亲仍执着地带我回龙岩城，似乎这座城市里有他解不开的情感密码。高中毕业那年，我们来到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深深鞠躬。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每前进一里路，就有一位担任前锋或后卫的闽西子弟兵倒下。这展示了闽西子弟为了革命成功而洒尽鲜血的历史事实。也是在那里，我还听说，湘江之战的幸存者韩伟将军本是湖北省人，去世前却交代家人，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在龙岩，以陪伴牺牲的闽西战友。此后年年岁岁，韩将军的子孙都会来龙岩祭奠，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犹记得在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前，父亲当着我的面，讲述了马克思“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所蕴含的道理。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誓师之地龙岩白土镇凭吊，我似乎听到了远去的车辘辘马萧萧，听到了铿锵在耳的“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听到了李大钊同志振聋发聩的名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不只是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婆，也对革命历史心心念念。她老人家的一大心愿，就是去看一看龙岩市上杭县的古田会议旧址。从外地第一次来到龙岩，外婆就被大名鼎鼎的古田会议旧址给吸引了。外婆说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却亲口对我说，“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大字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回老家过春节，驱车临近龙岩城时，讲了一路历史故事的父亲更见兴致，张口不是“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就是“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甚至还唱起了“岭上开遍映山红”。那一刻，父亲熟悉的声音，似乎带我穿越了时空，想到了邓子恢当年留学回来，为响应毛泽东的《湘江评论》而创办了《岩声》，想到了在这里发生的被称之为“福建土地革

命之先声”的后田暴动，想到了董必武所称颂的“崛起闽西有俊声”……父亲每一次回龙岩，难道仅仅是为了回家探亲或者回望过去的峥嵘岁月吗？我和龙岩城的每一次相遇，难道只是简单的停留、只是为了不忘故乡的面貌吗？

我常常想，一座城市的魅力，并不能简简单单地看它有多少高楼大厦与先进设施，更重要的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和历史底蕴。而峥嵘的革命历史，恰恰赋予龙岩这片土地以高尚的灵魂与深厚的底蕴，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所以，这座城市这些年来一直人才辈出，续写着属于自己的骄傲和自豪。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龙岩健儿一举摘下三枚沉甸甸的金牌，他们的拼劲和坚韧，让我又一次想起这片红土地上的精神。

二十多年间，我无数次来到龙岩，不断地认识龙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阅读一本厚厚的书册，从中清晰可见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牺牲的身影。历史的车轮在建设号声中滚滚向前，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精神，一直指引着龙岩奋勇前进。不管你是带着向往来到龙岩，还是带着眷恋离开龙岩，你可能都会注意到，在龙岩火车站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传承”雕塑。这座巨型铜雕的两只巨手似乎正在交接接力棒，又似乎在共同擎着火炬，无论你如何理解，它都无疑在向世人宣示着龙岩人民继往开来的豪情壮志。



2020年6月23日。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云雾缭绕，细雨绵绵。

发射塔上，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再一次闪亮登场，整装待发，箭体上“中国航天”四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

同在这个发射场，同是这个发射塔，2000年10月31日，北斗一号首颗卫星腾空而起，拉开了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精彩大幕。

北斗系统共有55颗导航卫星。这一天即将发射的是收官之星，这颗卫星发射成功后，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将宣告全面完成。

这是一次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发射；这又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发射。那天，远在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一位老师傅眺望西北方向，眼中充满着关注和期待。

他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2所推进系统部燃料加注高级技师白崑顺。

1972年，17岁的北京小伙子白崑顺，从地坛中学毕业，正赶上总字875部队招工。他以为去部队就是当兵，立即报了名。没想到所谓的部队，原来是个研究室(502所)，是研制卫星的。他成了一名技工，负责给卫星加注燃料。

白崑顺的老师傅叫吴文跃，话不多，整天只知道埋头干活。上班没几天，师傅忽然问他：“干咱们这种活儿的，听说过人家背后是怎么叫咱们的？”

白崑顺不解地摇了摇头。“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师傅闷声闷气地说。

师傅告诉他，如同要给行驶的汽车加油一样，卫星在发射升空前，必须加注氧化剂和燃烧剂。氧化剂四氧化二氮，分解为二氧化氮红棕色气体，有剧毒；燃烧剂甲基胍遇明火、高温极易爆炸。

见白崑顺吓得脸都黑了，师傅又改口说：“害怕啦？没那么邪乎，我干了好几年了，不还是好好的。”

第一次给卫星加注，消防车、救护车鸣着笛，拉着消防队员、急救人员来到现场。一见那架势，白崑顺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

“燃料到位，仪器预热！”  
“一切到位，准备加注！”  
“一岗准备完毕！”  
“二岗准备完毕！”  
“加注！”

一次加注，要有8个人协调操作，100多条口令，300多个管路连接点，50多个阀门，阀门操作数百次……

从早晨7时一直加注到夜里11时，白崑顺跟着师傅，跑前跑后，内衣全都湿透了。

每次加注必须先去大山的库房里，将燃料卸到冷藏车上，再运到加注厂房。这时候，师傅会爬到两米高的大罐框架上，指挥徒弟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白崑顺发现每到这个过程，师傅立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两眼瞪得老大，注视着储罐的仪表。既要控制温度，还不允许丝毫泄漏。

“加注！”  
“一号给储罐加压！”  
“打开S1！”  
“S1已打开！”  
“JY1！”  
“JY1已调好！”

加注完毕，白崑顺便和大伙一起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卫星发射。由于隔着一座小山，其实每次发射，他看不见火箭升空的情景。白天发射只听得一声轰响，一阵山摇地动。夜晚发射可见一片火光，染红半个天空；几秒钟后，大地回归寂静，天上的月亮还是月亮，星星还是星星。

白崑顺能吃苦，又愿意动脑子，他把师傅教的都悄悄记在脑子里，把所有的流程都默默融化在心间。几年打磨下来，成了一名备受信任的加注技师。他也从“小白”变成“大白”，每次发射前，总

师都会问：“大白来了吗？”

说起“大白”这个称呼，还挺有趣。也是巧了，白崑顺他们科室有5位姓白的师傅，有时外面来电话，说“找白师傅”。接电话的问：“您找哪位白师傅？我们这儿有5位姓白的师傅呢。”为了便于区别，加上白崑顺年龄最大、资历最深，于是被称为“大白”。更重要的是大家钦佩他的技术，“大白”成了一种敬称。

此后，每发射一颗卫星，白崑顺都要去西昌一次。有时待一两个月，有时一待小半年，最长的10个月。西昌成了他的半个家乡。一出协作楼大门就是麻叶林村，待久了，白崑顺跟村民们成了朋友，村民们都知道这位给卫星加注燃料的“白师傅”。村里有所希望小学，晚上闲时，白崑顺喜欢去希望小学转转，与老师们聊天。老师们最喜欢听他聊火箭和卫星，火箭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卫星在天上怎么不会掉下来，北斗是干什么用的……有些白崑顺能回答，有些他也答不上来。他手勤，经常帮助学校干点修修补补的活儿。他热心肠，村里有老乡到北京办事，他忙前忙后全程陪同。二三十年下来，村民们与这位“白师傅”的感情愈加深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白崑顺有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发射一颗卫星，他都要写一篇日记：当天的气候，什么星，何日进厂，何时开始加注，加注了多长时间，加注什么燃料，出现什么情况，等等。每写完一篇日记，白崑顺心里便有一种满足感。他会把几位徒弟叫拢在身边，说道说道，说说这位的优点，道道那位的不足，徒弟都服他。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积累了20多本《工作日记》。徒弟说：“师傅啊，等您退休的时候，把这些日记本放到中国航天博物馆里展览，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咱们加注工的伟大。”白崑顺瞪了他们一眼：“哪有那么多伟大？咱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加注工。”

那天傍晚，在协作楼外，北斗二号工程副总师李祖洪双眉紧拧，不知道在想什么事，一抬头，看见白崑顺。“哟，大白师傅来了，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李总，我不是跟您一起来的吗？”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一忙，忘了。大白啊，您一出马，大家就放心了。”  
北斗卫星发射至今，白崑顺已经一颗不落落地跟了下来。

李祖洪这么看重他，白崑顺心头一热，马上说：“李总，您放心，加注队会努力的，决不会拖试验队的后腿。”

白崑顺经常对徒弟们说：“干咱们这种活儿的，一是不怕吃苦，二是要心细。一颗卫星几亿、十几亿元，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更要紧的是，每颗卫星都特别重要。所以，说千道万，活儿得干好，绝不能在咱们这里出问题。”  
李祖洪问：“大白，你来西昌有多少回了？”  
白崑顺想了想：“应该有几十次了，记不清了。”  
李祖洪又问：“一共打了多少颗星？”  
“那天算了算，差不多五十几颗吧。”  
“五十几颗，哦，不少啊。”

李祖洪望着站在眼前老实厚道的白崑顺，不由得有些感慨。发射一颗卫星，卫星系统、发射系统、测控系统……牵连着多少科技人员啊。同时，还有许多技术工人参与其中。他们像白崑顺一样，坚韧、勤劳、刻苦，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庆功会上，很少出现他们的身影；功劳簿上，常常忘了给他们写上一笔。什么名啊利啊，似乎从来与他们无缘。

白崑顺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李总，我想跟您汇报个小打算。”

“大白，说说，有什么打算？”  
“我想到退休那一天，争取能打完80颗星。”

“80颗？”李祖洪一听，马上说：“大白，你这个目标定得低了点。北斗这么大的工程，接下去要打的星很多。你的目标应该定得更高些。”  
“更高些？多少合适？”白崑顺自言自语。

“图个吉利，百发百中，争取打它100颗星，怎么样？”  
“100颗？那么多，达不到吧？”  
“没问题，您肯定可以打100颗。”

白崑顺下了决心：“老领导说了，那就打100颗星吧，听您的！”  
李祖洪握着白崑顺的手，说：“好，大白，一言为定！”

白崑顺双眉齐展，搓着双手，显得有些激动。

2014年，白崑顺到了退休年龄，正准备办手续。  
所长听说后，征求他的意见：“大白，现在任务这么紧，活儿这么多，您不能退，再返聘3年吧？”  
白崑顺说：“您让我干，我就干。”  
3年后，返聘期到了，新所长上任。

新所长对白崑顺说：“白师傅，我刚接手，情况不熟，您不能退，再干3年吧。”白崑顺默默地穿上工装，什么话也没说。

北斗工程密集发射，让白崑顺一步步接近了自己定下的“打100颗星”，也就是“为100颗卫星加注”的目标——每每想到这个宏伟目标时，白崑顺心里便有一股热浪在翻滚。  
北京—西昌！  
西昌—北京！  
那天夜里，又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白崑顺从西昌回到北京。  
那次走之前，家里新装了指纹锁。回到家门口，白崑顺用手指摁了一下指纹锁，没反应；又摁了一下，还是没反应。他换了只手，摁了，再摁，依然没反应。

白崑顺纳闷了，走之前试了好多次，好好的，现在怎么就进不了门了？  
白崑顺只好敲开了门。  
儿子问：“爸，您怎么不摁指纹？”  
“摁了啊，没反应。”  
“不可能，我们都行，挺好使的。”  
“不信？我试一次给你看。”白崑顺说。

儿子关上门，白崑顺试了几次，先用左手，又用右手，门还是打不开。  
“那天算了算，差不多五十几颗吧。”  
白崑顺也是一脸疑惑。

儿子抓过白崑顺的手，仔细地看，忽然，明白了：“爸，您的指纹都已经磨平了，怎么开得了门？”

白崑顺把双手举在眼前，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慢慢看着。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手吗？伤痕累累，粗糙得像是两把钢锉。再定睛一看，没错呀，分明是自己的双手……

他叹了口气：“唉，这双手整天与有毒的燃料接触，一层层脱皮，把指纹也磨平了。”

忽而，白崑顺自言自语道：“儿子，爸爸向您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整天脑子里想的就是卫星，现在成了回不了家的人了……”

儿子劝慰道：“爸，您怎么就回不了家了？明天，我换上原来的门锁不就得了吗？”

白崑顺期待着将北斗最后一颗星，顺顺利利送上太空。可院里一个电话，将他招到海南文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五号火箭即将发送第三星，总师点名要“大白”去加注。

航天系统带着军队的作风，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

白崑顺到了文昌，他的心却在西昌。隔个一两天，白崑顺就要与在西昌的徒弟王国超、郭欣羽微信联系，一再对他们说：这是北斗最后一颗星，马虎不得，一定要小心谨慎！

“师傅，您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我们都牢记在心里了。”

自己不在现场，白崑顺还是觉得有些不踏实。他又叮嘱王国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时候最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王国超回答道：“师傅，我懂得，请您放心！”

白崑顺有些感慨：“能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出力，多幸运啊。你们一定要珍惜机会。师傅老了，打不了几颗星了……”

白崑顺在心里默默祝福北斗的收官之星发射成功……

如今，这一天终于到来！  
6月23日上午9时43分。  
“10、9、8……3、2、1，点火！”

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巨响，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拖着耀眼的尾焰，以雷霆万钧之势腾空而起，托举着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星飞向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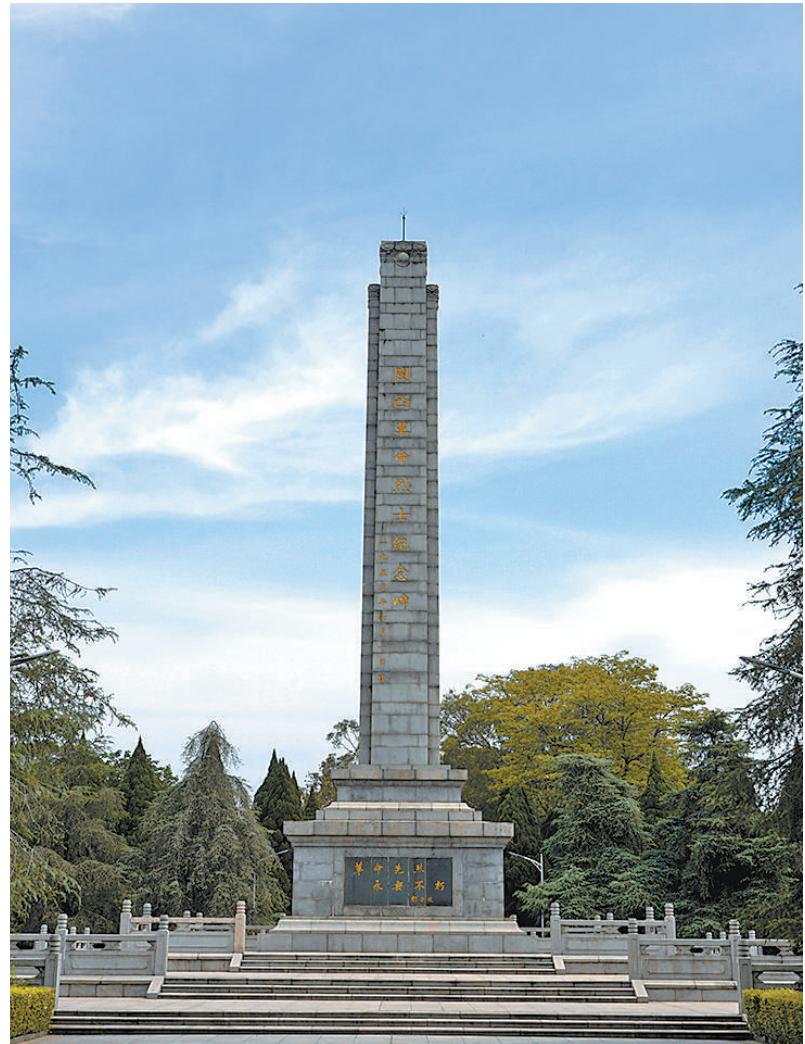
观礼台上，来自抗疫前线、扶贫一线、航天战线的代表们，挥动手中的国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久久不愿离开。

仰望长空，白崑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从文昌回来，白崑顺成了一名真正的退休老人。

48年，近半个世纪的加注工生涯，汗水伴随着辛劳，平凡蕴含着伟大。至今，白崑顺遇到老同事或自己的徒弟，还常常念叨：“这辈子，我一共加注了97颗卫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实现送100颗卫星上天的目标……”

上图为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影像中国



图为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  
影像中国

# 大地